

剑双飞

(台湾)玉翎燕著



独家授权

玉翎燕武侠小说
首次推出

(台湾)玉翎燕著

剑双飞

(上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“千面狐”杀人投毒，易容变貌，诡计千端，祸乱江湖；痴儿女身怀绝技，出生入死，酬情报义，快意恩仇。青鸟传书，赤蚁献宝，灵芝救命，朱果疗毒……全书情节曲折，险象环生，人物众多，神形各异。写出了一场恩恩怨怨的武林大风浪，画出了一幅缠缠绵绵的爱情苦乐图。

本套玉翎燕武侠小说系列，是作者从自己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，授权本社，首次在大陆独家出版的。

剑双飞（上、中、下）

（台湾）玉翎燕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）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民 族 印 刷 厂 印刷

594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7.75 印张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 000 册

ISBN 7-104-00539-0/I·210 定价：22.00 元

新登（京）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

目 录

楔	子		1
第 一 章	伤心雪峰峡	火攻朝阳坪	5
第 二 章	烦因多开口	恼为强出头	42
第 三 章	身落水帘洞	苦练三阳功	82
第 四 章	殷勤悦来店	神秘红柳湖	122
第 五 章	挥掌传妒意	救人表德心	164
第 六 章	失意遇司马	震惊见雷神	204
第 七 章	互相都误认	彼此坠计中	243
第 八 章	露出真面目	共愤除恶人	283
第 九 章	心心已相印	棒打两离分	323
第 十 章	一误复再误	剑丸伤雪刀	364
第 十 一 章	订约元宵节	联袂请神医	404
第 十 二 章	假意讨秘笈	真心报宿仇	445
第 十 三 章	细说易筋经	惊谈阴灵子	485
第 十 四 章	泛舟洞庭夜	移花嫁祸时	523
第 十 五 章	真情或假意	扑朔又迷离	563
第 十 六 章	惊悼一把剑	喜见旧铸炉	601
第 十 七 章	梅谷双斗智	忍痛归恶人	640
第 十 八 章	石壑避急雨	林中惩恶人	680

第 十 九 章	刁钻弄玉杖	意外见友朋	720
第 二 十 章	冒险入虎穴	从容闯龙潭	760
第 二 十 一 章	翻脸便无情	用谋兼用毒	799
第 二 十 二 章	恶人终授首	双剑比翼飞	839

楔 子

月朗星稀，春寒料峭，山间一片寂静，一片迷濛。

山路尽头处，突然出现两条人影，兔起鹘落，电掣风驰，向这边疾奔而来。

这边有一个不小的树林，迷濛月色之下，但见林深深不知尽头，黑忽忽地一片，这两条人影来到林前不远，仿佛是迫不及待地，双双一挺身形，各起一式“乳燕穿帘”，凌空直掠，扑进林中。

其中一人说道：“即使他们发现派人追赶，这个树林，也足以拦阻他们的去路。若熙！我们先商量一下，我们究竟将背上这两个孩子，送往何处才好？”

刚才说到此处，眼前突然微光一闪，掠过一股劲道，只听到“铮”地一声，一柄长不到三寸的银色钢叉，斜插在身边不远的树干上。

这人微微一怔，俄而立即抱拳当胸，朗声发话：“在下巴嘯天偕妻朱若熙路过此间，但不知飞叉银龙虞鉴虞大哥，有何指教？”

言犹未了，对面树荫黑影里，陡然冷嘿嘿地传来一阵笑声。笑声未落，嗖、嗖、嗖接连三条人影，扑落当前，拦住去路。其中为首的一人，指着巴嘯天狞笑道：“巴嘯天！凭你们那点微末功夫也敢插手管闲事？识相的，赶快将背上的两

个娃娃送过来。看在你们夫妻平日与我们尚无过节，我们也不为已甚，网开一面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若要自不量力，嘿！嘿！”

这两声冷笑，犹如夜枭啼哭，凄厉怕人！

巴啸天两道粗眉一掀，朗声喝道：“飞叉银龙何在？你们是何人？胆敢盗用银叉令！”

那人嘻嘻笑道：“巴啸天！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就休怪我们心狠手辣，不留余地了！”

说着话，反腕探肩，呛啷一声，鬼头刀亮出手，三人各取一方，捧刀盘步，猬集而来。巴啸天见状豪然大笑，昂然指着他们说道：“就凭你们这种以多取胜的丑态，也配在巴某面前说这种狂话？”

双手一抄腰间，叮当一响，衣襟一掀，闪亮耀眼，一对日月双轮，横在胸前，回头只说了一句：“若熙！你让开一边，待我打发他们上路。”

立时日月双轮，带起了一阵啸声，首起一招“日月双辉”，左荡右砸，上钩下掠，向周围攻来的三个人，抢攻还手，力取机先。

周围三个人，三柄刀，个个刀重力沉，招式自成一派，一点也不放松地紧紧围住巴啸天，死缠硬拼。顷刻间这个寂寞的树林里，啸声刺耳，刀光闪闪，四个人拼成一团。

巴啸天的日月双轮，招式奇特，出手快速，渐渐抢得上风。但是，周围的三个人，进退有据，互相呼应，居然力拼不分高下。

站在一旁，凝神注视的朱若熙，突然朗声说道：“啸天，时不我予，久拼无益！”

巴嘯天闻言长啸怪叫出声，手中日月双轮招式突然一变，左手日轮随招一出“东山衔日”，右手月轮横披一式“月满秋江”！分向前面和身右的人，全力攻去。双招两式，出手之时，啸声大作，双轮似绞还削，似磕还钩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分取合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呛啷啷，一阵金铁乱鸣，两柄鬼头刀，绞飞六七尺开外，落到地上。巴嘯天手中双轮得理不让，趁势递招，盘步跟进，日轮护住当顶，月轮一式“月落乌啼”，口中断喝一声“去吧！”

霎时间，血流满地，人倒眼前。对面那两个人四条腿，一齐断落一边。

突然朱若熙在一旁娇叱出声：“哪里走！”

双手霍然齐扬，嘶嘶嘶三支燕尾小箭，早就脱掌而出，剩下来的那一个人，刚刚展开身形，向林中逃窜，双肩和后心，各中一箭，脚下一个踉跄，身形几经摇晃，终于让他逃进树林深处，逃得不知去向。

朱若熙走到巴嘯天的身边，心情沉重地说道：“嘯天！既然有人拦阻于此地，前途自然还会有第二拨、第三拨……”

巴嘯天手里把玩着刚才那支银叉令，心中若有所思，此时一听朱若熙说出此话，双眉随地一掀，朗声说道：“我们夫妻二人，尽力而为吧！大哥英灵不远，知道我们尽了心力，也不会责怪我们的。”

朱若熙黯然低头，默默无语。过了一会，她忽然抬起头来，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芒，望着巴嘯天说道：“嘯天！我们夫妻死不足惜，背上这两幼儿，是关系着两姓后代香烟，我们若不能保全他们安然渡险，你我死在九泉，也无颜去见大哥。”

巴嘯天低头呻吟地哼了一声，沉声说道：“若熙！你有何高见？”

朱若熙指着前面树林深处说道：“出得树林之后，一定有许多岔道，陪我分路而行，各走一方……”

巴嘯天闻言大震，讶然说道：“若熙！你是说我们从此分手？”

朱若熙冷静地说道：“分手之后，即使有一个不幸，至少还可以保全一姓后代香烟。当然，如果我们都能安然脱险，日后自然重逢有日。”

巴嘯天怔怔地站在那里，良久，霍然说道：“若熙！你说的有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此地分手吧！但愿我们这一次是生离，而不是死别。我们重逢有日……”

朱若熙此时再也按捺不住，泪流如涌，泣不成声。她紧紧地握住巴嘯天的双手，半晌只挣得一句：“嘯天！多珍重！”

说着话，从身上取出一个玉玦，截下玦上的丝绶结儿，将玉玦交到嘯天手里，沉重地说道：“设若在我们有生之年，不能重见，这两个孩子他日相逢，如何相认？这块玉玦、这个同心结，正是两个好表记。”

巴嘯天接下这块玉玦，望着眼前哭泣着有如带雨梨花的爱妻，任凭他如何英雄气概，也免不了有无限的别绪离愁！明知道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此时一别，也不知道何年何日再见，抑或是终老此生，不能相见！

但是，想到他受人之托，想到这两个孩子身世之惨，他忍不住仰天长啸，顿足朗声说了一句：“若熙！你也多珍重！”

两人断然分手，疾展身形，各自朝林外扑去，只留下此处林深寂寂，寒夜凄凄。

第一章

伤心雪峰峡 火攻朝阳坪

朝阳上涌，薄雾渐消，雪峰山到处蓬勃清新，朝阳坪前一片金黄。

在朝阳坪当中，昂然屹立着一位年轻人，长眉入鬓，双目有神，一身蓝布粗衣，掩盖不了他那种俊秀挺拔的神气。他站在那里，左手捧着一柄松枝削成的短剑，敛气凝神，心无旁骛，面向着耀眼的朝阳，调息行功。忽然，他脚下倏地移动，渐渐飞快地游走，手中的木剑，已经变到右手，随着这游走的身形，左盘右旋，前挑后掠，展开一路剑招。

这一路剑招使来极慢，但是，朝阳坪上，劲风自起，嗖嗖之声大作。渐渐地但见一道白色带子缠着一团蓝影子在滚动，分不清楚哪是木剑，哪是人身。

突然，这年轻人一声清啸，身形突然而停，右臂舒伸，振腕扬掌，断喝一声：“着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“笃”地一下，那柄木剑直扎进五丈开外一棵松树上，仅仅留着剑柄露在树干之上。

那年轻人随着一躬腰，脚下一点，灵活无比地一式“饿虎下岗”，像一阵旋风卷起，飘到那棵松树之前，挥手一摘，木剑应手而出，正是这时候，朝阳坪上突然传来一阵苍劲有力、黄钟大吕的笑声。

那年轻人抬头一看，顿时喜形于色，大叫一声：“师父！”

话音乍落，人像一只归巢乳燕，凌空下扑，扑进一位白发老人的怀里。仰起头来说道：“师父！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老人双手抚着年轻人的肩头，慈祥地望着他，呵呵笑道：“筠儿！练功之时贵在凝神一志，你自然不会发觉为师已经来到朝阳坪上。不过你现在练功已毕，你可知道为师此刻来到此地的用意么？”

年轻人微微一怔，但是，他立即就从老人怀里跳将起来，兴奋地说道：“筠儿想起来了！今天是端午节，是我古亭师叔回来的日子，师父！你可是要筠儿前去迎接是么？”

老人此刻脸色立时阴黯下来，点点头说道：“三年前，你古亭师叔离开雪峰山，曾经说过，三年后的端阳佳节，赶回朝阳坪。不过他在临走之前，又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没有消息，他还要在外面寻找三年。”

那年轻人连忙问道：“古亭师叔是为了寻找什么消息？如此一去就是三年之久。”

老人叹道：“这已经是他第五个三年了，所以他才坚持如果这次仍然没有收获，他决心要再找三年。”

年轻人瞪然了！他不知道究竟是寻找一项什么重要的消息，古亭师叔已经寻找了十五年。他想问问师父，但是，他看到师父阴黯的脸色，把要问的话，又忍了回去。

老人也没有再讲话，缓缓地走到朝阳坪前，站在一颗巨大的石笋之上，向前面看去。前面是雪峰山的进口，两边峭壁悬岩，独留当中一个狭谷。谷深二十余丈，尽头处却有一道瀑布，宛如匹练，倾泻而下，飞泻到谷底，溅珠碎玉，飞

雾濛濛。所以谷内终年一片湿气，游人到此望而止步。这个天然之险，为朝阳坪留下一片宁静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山谷之后，别有一个世外桃源。

老人此刻的眼神，一直注视着山谷的进口处，良久不说一句话。也不知道是过了多少时间，老人喃喃地说道：“难道古亭他又是三年无获么？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说到此处，突然神情一震。高声叫道：“筠儿！你看谷口……”

青年人立即欢呼道：“是古亭师叔回来了！待筠儿前去接他。”

言犹未了，人似脱弩之矢，劲射而出，直向谷口扑去。老人欣然拂着胸前白髯，自语说道：“苍天不负苦心人，古亭他终于……”

老人刚刚说到这里，忽然又“呀”了一声，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老人已经飘然下石，拧身一跃，接连几个起落，赶过前面疾驰的徒儿秦凌筠，飞快向谷口迎将过去。

谷口这时候正有一个人越过一处石脊，艰难地向瀑布尽头走来。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人步履沉滞，身体摇晃，几次脚下不稳，几乎要摔倒下来。

老人接连几个起落，越过瀑布源头，上前一把握往来人，叫了一声：“古亭！你是怎么的了？”

来人闻声一振，睁开疲乏无神的眼睛，一看到老人，张开大嘴，喘着气，无力地说道：“大哥！我总算没有辱没你雪峰樵隐的名头，让我连踹三道明桩暗卡，带回来这点证据，没想到在回程的路上，我着了道儿。大哥！你要叫筠儿好自为之！”

好不容易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说到此处，人已经精枯力竭，猛地一张口，吐了一口淤血，便撒手逝去。白发银须的雪峰樵隐，此时怀里抱着数十年情如手足的老义弟，忍不住老泪纵横，悲愤填膺。站在身后的秦凌筠，早已哭得涕泗交流，说不出话来。

雪峰樵隐慢慢地收住眼泪，仰起那苍苍皓首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古亭一生古道热肠，行侠仗义，如今竟落到这般下场。古亭！我若不为你报仇雪恨，何以对你在天英灵？”

老人如此喃喃祷毕，低下头来，解开古亭的上衣，赫然在腰间皮囊之中，发现一柄长不及三寸的雪亮钢叉。雪峰樵隐为之一震，立即翻转古亭的尸体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在后心命门之上，留了一个紫乌乌的手印。

雪峰樵隐不自觉地愤然说道：“想不到他竟然是这样假貌伪善的人！这番恐怕饶你不得。”

秦凌筠听到师父如此喃喃自语，便接着问道：“师父！古亭师叔究竟中了何人的毒手？”

雪峰樵隐黯然地摇摇头说道：“筠儿！你快将古亭师叔背到樵庐后面，在那桂花树下，好好为他掘个坟。孩子！你古亭师叔年年为你奔波，仆仆风尘，席不暇暖，十数年来如一日，如今又因此断送自己性命，你去安葬他，也是尽一点心意。”

秦凌筠闻言浑身一颤，头为之一晕，几乎昏倒过去，他连忙叫道：“师父！你是说……”

雪峰樵隐早已经飘身远去，但是他不是回朝阳坪下的樵庐，而是向雪峰山的绝顶疾驰而去。

秦凌筠愕然地目送师父远去，再俯下头来，看古亭师叔

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双眼紧闭，状至安详。他又忍不住一阵心酸，滴下几点泪水，低低地祝祷着说道：“古亭师叔，筠儿虽然不知道你究竟为了筠儿何事如此终年奔波，终于倒在这朝阳坪前，但是，你对筠儿这番心意，筠儿毕生不忘。”

他恭恭敬敬地行了礼，背起古亭师叔的尸体，向朝阳坪奔去。

将午的阳光，像往常一样的照耀在朝阳坪上。但是，在秦凌筠的心里，朝阳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沉，重甸甸地压在心头。他将古亭师叔背到樵庐后面桂树之下，然后认真地一铲一铲将泥土拌和着自己感恩之情，慢慢地堆成一堆坟墓，他面对着这堆新坟，想到古师叔昔日的音容，不禁仰天长啸，咬牙说道：“古亭师叔！你的仇人，也就是筠儿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我一定……”

刚一说到此处，秦凌筠立即停住话头，霍然向前一冲，掠过新坟，凌空折腰，借势转过身来，口中断喝一声：“是谁？”

果然，就在樵庐旁边不远，站了一位穿着古怪的人。一身宽大黄衣，跣足裸腿，光头凹眼，手里持着一根弯曲手杖，身上背了两个葫芦，非僧非道，不伦不类，看不出来路。此刻正齜着满嘴白牙，望着秦凌筠笑嘻嘻。

秦凌筠沉声说道：“雪峰山朝阳坪从不接待宾客，尊驾如此突如其来，但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那人嘻嘻地张嘴笑了一阵，接着问道：“小娃儿！你是老樵子的什么人？”

秦凌筠一听提到师父，立即垂手肃立，谨声答道：“雪峰是家师隐居之地，樵隐是武林公送家师的名号，请问……”

那人纵声大笑说道：“既是老樵子的徒儿，那敢情好，嘿，

接住这个。”

说着话，从身上取出一张泥金大红请帖，托在手上，张嘴吹了一口气，那张请贴便悠悠荡荡飘向秦凌筠这边来。

秦凌筠正待伸手来接，忽然觉到一股劲道暗流，宛如波涛汹涌，直扑过来。秦凌筠大吃一惊，倏地向后退了一步，一沉丹田真气，桩步落实，立即功行全身，力贯双臂，伸手将这张泥金大红请贴，接到手中，犹自感到余力未衰，几乎使身体要为之摇晃起来。

秦凌筠在雪峰山随恩师朝夕习艺，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他愕然地望着这位黄衣怪客，只见他站在那里也略有诧异地咦了一声，随即就笑嘻嘻道：“果然名师出高徒，看样子老樵子隐居这么多年，功夫倒还是没有放下。很好！很好！”

秦凌筠此时不敢造次，恭声问道：“请问老前辈尊姓……”

黄衣怪客又是一个哈哈拦住了秦凌筠的问话，指点着秦凌筠说道：“老樵子自然会知道我，小娃儿！我们再见！”

人在说着话，也不见他任何作势，飘然而起，一掠而去，远达两三丈开外，正好落在樵庐的前面，那黄衣怪客突然停下脚步，望看樵庐一眼，突然自言自语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老樵子！我要你无地可隐，就不怕你不出来。”

说罢伸手摘下背上一个大葫芦，扭开盖子，顺手一个晃动，顿时葫芦里喷出一道水光，洒向樵顶上。黄衣怪客又一掀黄衣，从腰际皮囊中摸索了一下。立即抬手一扬，一点流星，直扑樵庐顶上，只听得“叭”地一声，“蓬”地一震，火光顿起，火舌高伸。

秦凌筠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黄衣怪客会如此突然放火，始而一惊，继而大怒，蹦膝躬身，双脚一送，一式“飞龙在天”，凌空拔起三丈，大叫道：“恶贼休走！”

身形刚落，手中早已拔出那只木剑，吸气长吁，震腕吐劲，只听得“呼”地一声，木剑去势如虹，直扑黄衣怪客前胸。

黄衣客脸上笑容遽收，哦了一声，吸胸侧腹，微微一闪，右手随意一挥，当时只听到“嚓”地一声，那柄长不到两尺的木剑，在黄衣怪客的衣袖上穿了两个洞。

黄衣怪客叫了一声：“好娃儿！你真行！”

转身就走，向山下奔去，秦凌筠哪里肯让他如此离去？断喝叱骂：“你往哪里走？”

双臂平张，昂头提气，他正要展开七擒身法，追赶上去。那黄衣怪客却于此时扬手一振，嗖、嗖、嗖三点流星落到樵庐之前，一时炸声不绝，火光大作，樵庐之前，顿成一片火海，拦住秦凌筠的去路。

秦凌筠如何能受这种气？恨声跺脚骂道：“好恶贼！你跑到天边海角，我也要追上你拼个高下。”

言犹未了，身后就听师父雪峰樵隐沉重地说道：“筠儿！你不要追赶，事实你也追他不上。”

秦凌筠一听，回身扑到师父面前叫道：“师父！你看……”

樵庐之前，仍然是一片烈火熊熊，可是樵庐不知何时已经被雪峰樵隐扑灭了，此时但见断壁残垣，余烬未熄。

雪峰樵隐点点头说道：“赶巧为师不在，要不然，也不致让他如此往来自如，得心应手。”

秦凌筠这才想起，方才师父究竟到何处去了？这时候只见他手中提了一个小包袱，不知其中包着何物。秦凌筠只有问道：“师父！这个黄衣怪客是什么人？”

雪峰樵隐眼神注视在樵庐的断壁残垣上，若有所思，当时一听秦凌筠如此一问，便说道：“五十年前他即成名于武林，被人称之为中原四大高手之一，他善用火器，所以五十年前提到火神雷奔，武林之中，无人不晓！”

秦凌筠接着问道：“师父！这火神雷奔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雪峰樵隐说道：“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好人，是中原武林之中，难得的正直之士。”

秦凌筠奇怪地说道：“那……他为什么要烧我们的房屋呢？放火和杀人，都是坏事啊！是不是他近几年来变坏了！要不然，他和我们有仇恨？”

雪峰樵隐摇摇头，沉默了一会，忽然问道：“筠儿！他没有和你说话么？”

秦凌筠闻言忽然想起来那张泥金大红请帖，方才被他一气之下，丢到地上，此刻他连忙跑过去，将请帖拾了起来，交到雪峰樵隐手里。

雪峰樵隐一接到这个请贴，不觉脱口说道：“是他！果然是他！”

秦凌筠留神看时，只见那泥金大红请贴上，是这样的写着：“飞叉银龙虞鉴谨邀雪峰樵隐于五月三十日至银龙堡一晤。”

下面画了一柄银色飞叉。

秦凌筠看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请帖，他哪里知道这就